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0

城堡镇的蓝猫

〔美〕凯瑟琳·凯特·科布伦茨 著
王淑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0

城堡镇的猫

〔美〕凯瑟琳·凯特·科布伦茨 著
王淑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镇的蓝猫/(美)科布伦茨著;王淑允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ISBN 978-7-5321-4858-5

I. ①城…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童话-美国-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881 号

丛书策划: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韩伟国
徐如麒 尚 飞
责任编辑:刘晶晶
选题策划:尚 飞
装帧设计:董红红 高静芳

城堡镇的蓝猫

[英]凯瑟琳·凯特·科布伦茨 著
王淑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总经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75 字数 90,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58-5/I·3803 定价:18.00 元

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什么叫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们带领着一批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学生一起读书、写作、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来感受到人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语文教育，就是读、写和思考——所以，“阅读”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通过读书，青少年从原来一个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文化人，由一个自在的人变为一个自为的人，人的成长就是通过读书来成长的。作为学校教育的阅读，不同于社会教育阅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经典阅读”。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把整个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给我们孩子，这个精神食品就指经典。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让孩子从小接触经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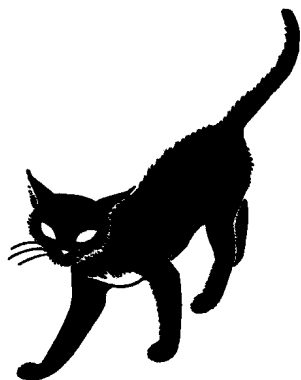
就是让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人类精神高地上，对他一辈子发展至关重要。

现在的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某种程度上是陷入困境的。经典阅读其实遇到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应试教育挑战，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挑战。网络阅读当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可否认。但是网络阅读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它的阅读是“非个性”的，是一个群体的阅读，是炒作的阅读；另外一个弱点是不能进行深度阅读。而“个性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是经典的特点。所以我们强调阅读经典，既是教育本质所决定，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我们必须阅读经典。

经典阅读分两类，首先是阅读原典。但是青少年阅读原典有一定困难，而且还有时间问题，因此经典的改写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它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引路人，当然这个“引路人”必须是高手。

这些年我提倡经典，跟许多老师讨论过现在孩子阅读经典适合的时间段：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孩子有四年时间。因为三四年级太小了，到初三要应试了。这是一段珍贵的时间。而且根据我的接触，在这四个年级里面的老师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毕竟离应试教育有一点点距离，因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来推动学生阅读。所以我希望家长、教师都能抓住这段时间，挑选名家改写的经典读本，让孩子能够亲近名著，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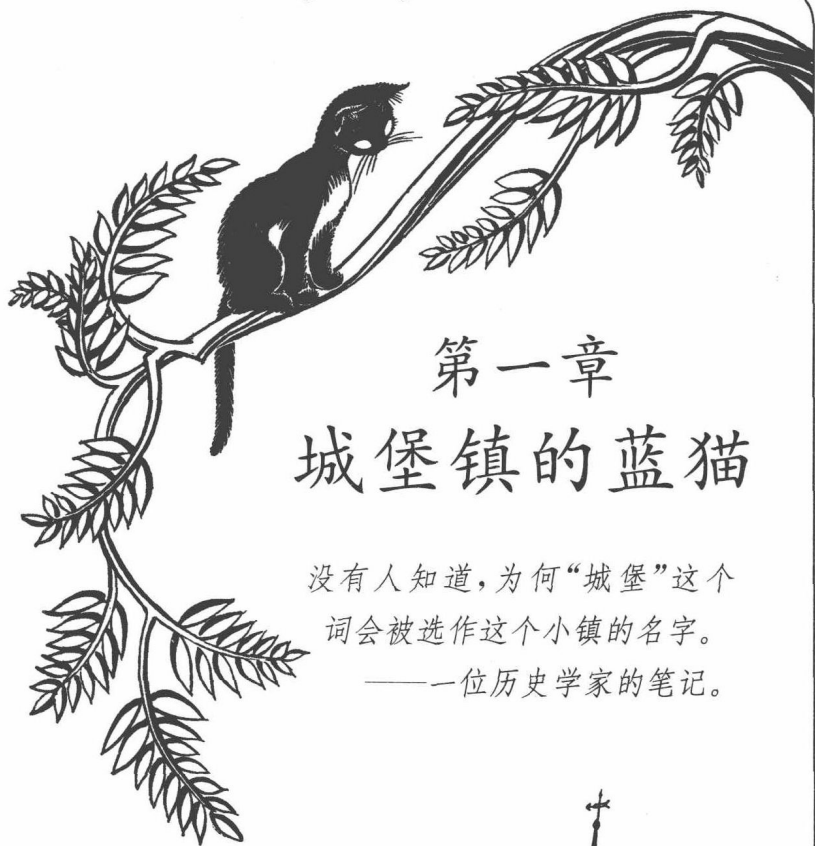
*The Blue
Cat
of Castle Town*





城堡镇的蓝猫

第一章	城堡镇的蓝猫	1
第二章	河流之歌	15
第三章	锡匠伊本芮塞·萨尔斯梅	27
第四章	织工约翰·吉尔罗伊	47
第五章	阿鲁纳·海德与黑暗魔法	67
第六章	塞万努斯·格恩西家的谷仓猫	83
第七章	木匠托马斯·罗伊尔·戴克	97
第八章	泽鲁阿·格恩西	117
第九章	光明的魔法	135



第一章 城堡镇的蓝猫

没有人知道，为何“城堡”这个词会被选作这个小镇的名字。

——一位历史学家的笔记。



每当蓝色的月亮升起
都会出现一只蓝色的猫咪，
它唱着河流之歌，
寻找着——你！

蓝色小猫出生的时候，天上正挂着一轮蓝色的月亮。那里是佛蒙特州的一片牧场，猫儿一家的窝搭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干草堆下，里面铺满干苜蓿、野胡萝卜和菊苣的叶子，非常暖和。蓝色小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窝里。那时十九世纪刚刚过去三分之一，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一眼看到蓝色小猫时，猫妈妈非常难过。它不安地朝河边望了一眼。蓝色小猫是可以学会河流之歌的，猫儿们都听说过这件事。

随便哪只小猫，在找到一个家之前都要经历一番辛苦，因为家里的壁炉必须和它们的歌相配才行。这对懂得聆听河流的声音、学会了河流之歌的蓝色的小猫最为艰难。

会唱河流之歌的小猫不仅要找到那个配得上自己的壁炉，



还要把歌教给为壁炉生火、添柴的人。河流之歌非常非常古老，听得懂又学得会的人已经几乎没有了。

但是，蓝色小猫必须在蓝色的月亮出现的时候找到这么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因为根据传说，如果壁炉前的人们不再哼唱河流之歌，这片土地离衰落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所以，蓝色小猫就像一个身负使命而来的小小的骑士，歌声是它唯一的武器。胜利完成使命的骑士小猫能得到丰厚的奖赏，但谁都不曾提起失败者会有怎样的遭遇。

猫妈妈自然非常害怕。但它又稍微找回了一点希望，因为它发现小猫尾巴尖上有三根毛是黑色的。因为，只要身上有一根黑色的毛，蓝猫们就有机会像一只普通的猫一样平安度过一生。“不管怎么说，”猫妈妈安慰自己，“我的小猫有三根黑色的毛呢，三根！”它又数了一遍，免得弄错。

“别听大河的话！”等小猫长大一点，眼睛彻底睁开、有了足够的注意力的时候，猫妈妈警告它说。“记住，蚱蜢会让你变瘦，鼯鼠肉吃了会不消化，鸟儿不能当着人类的面抓。这几件事都很重要，不过偶尔忘记一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管怎样，决不可以听大河的话！”

它转身背对着小猫，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好像不忍心再告诉它更多的事。它的尾巴竖得又直又高，在低矮的草茬间移动着，

仿佛一个可怕的警告。

蓝色小猫望着妈妈的尾巴，歪着脑袋，琥珀色的眼睛里充满疑问。如果猫妈妈转回来，把不该这么做的原委跟它说个清楚，后来的情形也许就会大不相同了。谁知道呢？

很长一段时间，小猫丝毫没有注意远处河流的呢喃。也许它只把那当成了夏日喧嚣的一部分，一会儿像浪头一样高高涌起，一会儿像水波一样低低荡过，一会儿又像微风一般，拂动着铺满干苜蓿、野胡萝卜和菊苣叶子的小窝。

并且，蓝色小猫还要忙着长大——它玩弄着提摩太草花穗，观察蜘蛛转着圈儿织网，或者幻想着自己是不是真的猛然间看到了一只田鼠的尖鼻子和晶亮的小眼睛。

大河等待着机会。每一天它都会把呢喃的音量提高一点点。哦，只是极少的一点点而已。终于，一天早晨，蓝色小猫竖起了它那对形似贝壳、内侧是粉红色的小耳朵。那低低的声音是什么？是谁在说话吗？它把尖尖的耳朵往前竖了竖，立刻有几个词句滑了进去。那些词句从蓝色的耳朵尖钻进那片贝壳形的粉红耳朵里，像食米鸟唱出的音符一样，既简单又动听。

“我要去的地方叫城堡镇，是个美丽的地方，”那个声音说道。“没人知道它为什么叫城堡镇。但连蓝色小猫都知道，城堡是有魔力的。”



蓝色小猫点点头：“是的，风，”它说，“城堡都有魔力。”生活在这片草场上，它对魔法十分了解。

“镇上曾有过几个想要打破魔法的人，现在就有一个，”那个声音继续说，“组成魔法的要素有三个——美、平静和满足。”

“美，平静和满足。”小猫一边呼噜呼噜叫着一边说，心里想着牧场上的种种神奇。

“想要打破魔法的那个人，”它继续说着，声音柔和而缓慢，“他的眼睛看不到事物的美好，内心总是得不到平静，也永远感觉不到满足。”

蓝色小猫忧伤地摇了摇头，琥珀色的眼睛里落下两颗泪珠。

“感觉不到满足。”它说。

“不仅如此，他还在小镇上施展黑魔咒。”呢喃声变得那么低、那么悲伤，蓝色的小猫把脑袋贴在了野草根上，以便听清它的话语。

“黑魔咒是用人们对金钱的贪欲和对权力的渴望构成的。一旦城堡镇的人们屈服在黑魔咒之下，不再倾听我们的歌声，城堡镇的荣光就会永远丧失，一去不复返。”

蓝色小猫听得很费劲。要是它的耳朵再大点就好了。也许它该坐得更端正些。它试着坐直，那声音果然清楚了不少。耳语般的声音低沉而又甜美，越过牧场上的大片酢浆草传到小猫

耳边：“要是不想让城堡镇的荣光永远消逝，你，蓝色的小猫，就要去寻找一个愿意倾听我们的歌的人。”

“倾听我们的歌。”小猫点点头，看着面前的酢浆草，它们也跟着点了点头。“倾听……”它忽然停了下来，急急地问道：“你是风吗？”

“我是大河，”那声音低喃道，“你要听我的话。”

“听你的话。”小猫回答说。

然而，它突然想起了猫妈妈的话。“它说……”小猫呜咽起来。

“已经迟了，”大河回答，“并且，你会知道，不管你听还是不听，我的声音总会传到你耳朵里。所以，仔细听吧，我会把河流之歌教给你，不过，我得先跟你说一说城堡镇的事。”

“我——不——听！”小猫坚决地宣布，用蓝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捂住了耳朵。小猫的爪子是不错的耳塞，但太热了，况且夏天对小猫来说也不是戴耳塞的季节，至少没法戴太久。

它松开了爪子，让耳朵凉快一下。大河笑了起来。“你可不是无缘无故地生为一只蓝猫的，”它说，然后继续低喃起来。但现在河流的声音变成了充满抚慰、令人安心的哼唱，而那本身就是牧场的魔法的一部分。

在那之后，蓝色小猫的确努力不去听大河的声音，但没有哪



只小猫能一直捂着耳朵。日复一日，蓝色的小猫点点滴滴地倾听着大河的话语，大河则不时对它讲述城堡镇的故事。

“城堡镇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建起来的，”大河说，“人们从康



涅狄格州一路北上，穿过荒原，他们有男有女，有的骑在马背上，有的跟在牛车旁。

“他们怀里抱着吃奶的娃娃和福音书，鞍袋里装着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带来的苹果树种和玫瑰花根。他们还带来了玉米和大麦种，斧头、农具、锡模、纺车和织布机，这些全装在他们的大车上。

“他们还带来了我的曾曾曾曾曾祖父，装在一个小姑娘的口袋里，”小猫插嘴说。这是猫妈妈难得有兴致讲故事的时候告诉它的。

大河没有注意它的话。关于那位曾曾曾曾曾祖父，也许它知道得比小猫多得多，甚至比猫妈妈还要多。

“最美好的是，”大河大声说，“康涅狄格来的人们还带来了



光明的魔法。他们把美、平静和满足装在心里，带到了这片土地。他们不仅知道河流之歌，有一些还会唱。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佛蒙山谷，说这儿应该成为他们永远的城堡。因为家就是一个人的城堡。他们开垦土地，种下玉米和大麦，满怀希望地将苹果树种播在地里，把玫瑰花根栽在用圆木建成的小屋旁边——那些小屋就是他们最初的家。

“很快圆木小屋就被用松木、枫木和白桦木板搭起的房子取代了。沿着一条有一英里长、自东向西贯穿山谷的街道，几幢房屋彼此紧挨着建了起来。街道东端是镇上的绿地，这样镇上的孩子们就有一片地方做游戏了。他们在绿地边缘建起一座教堂，教堂旁边是一块墓地，去世的人们都长眠在那里。离那条一英里长的大街的中心点不远有家小酒馆，男人们常常聚在那里

